

虽然出国劳务早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群众创业增收的重要渠道,而对于人力资源丰富、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而言,国际劳务市场相对来说还是空白。面对这样的现状,中国扶贫开发协会的“启程计划”应运而生

就在启程的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孤独时候要记得想起我/等到相遇的时刻/我们再唱这首歌/向过去的悲伤说再见吧/不管怎样的时刻/请你记住这首歌/记住我们的坚持/从未变过/未来怎样的时刻/请你记住这首歌/记住我们的梦想从未变过……

22岁的贵州女孩詹小美非常喜欢这首水木年华的歌,因为歌词非常励志,可以给家境不宽裕,谋职一直困难的自己以激励。今年春天,她在互联网搜索这首歌的歌词,偶然发现一个叫作“启程在线”的网站,她点进去,全然没有想到这个网站可能将改变她的一生。

脱贫,走出去

“启程在线”实际上是“启程计划”的互联网在线平台。“启程计划”是中国扶贫开发协会针对中西部贫困地区的适龄青年发起的“中西部青年国际培训就业扶贫项目”的简称。

“这个项目主要是帮助中西部地区青年通过相关职业技能学习及一定语言培训,从而进入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就业的劳动力培训转移公益项目。通过该项目技能,拓展国际视野,从而为今后回国开启新的人生旅程奠定良好的基础。”中国扶贫开发协会10·17扶贫基金管委会副主任蒋任重说道。

说起“启程计划”,很多人会想起出国劳务。出国劳务是实施“走出去”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开放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改革开放以来,已有数百万群众通过出国务工脱

贫致富,广大出国务工人员跨出国门,漂洋过海,挣“洋”钱,发“洋”财,增长了见识,学到了本领。“一年土,二年洋,三年回家盖楼房,四年投资办工厂”就是他们的真实写照。

1992年,日本实行研修生计划,目的为解决该国劳动力紧缺问题,许多离日本地理位置比较近的、东部沿海地区的中国年轻人被招揽过去,不仅解决了其劳动力紧缺的问题,还可以让中国年轻人学习先进的技术管理,带着这些知识回国,带动国家发展。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币升值导致外出打工的人能拿到实际人民币的工资降低了,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越来越快,当地人也越来越不愿意出去发展了。”中国扶贫开发协会项目顾问龙子庄说道。

就在这个时候,开始有对外劳务中介找到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希望与协会合作,利用协会的公信力,来帮助他们在中西部开拓生源,特别是开拓一些职业学校,而通过协会的沟通建立,很直观需要解决就业出路 of 中西部职业学校与对外劳务中介一拍即合。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西部青年选择留在本地不再外出打工。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外出打工工资虽然有所增加,但相对城市较高的生活成本所赚不多,相对吸引力减弱;另一方面是新一代年轻人对于未来有憧憬,希望打工不仅仅是赚钱而是能持久发展,简单的务工对他们缺乏吸引力。然而,由于环境资源的限制,中西部地区的就业环境并不理想,很多青年在毕业后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启程人”的脱贫梦

◆ 于靖国



“我国现行脱贫标准是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按2010年不变价计算为2300元,按此标准,2014年末全国还有7017万农村贫困人口,扶贫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中西部贫困地区在农业生产率低下、农民靠农业很难增收的情况下,劳动力培训转移仍然是促进贫困家庭脱贫的最重要的手段。”蒋任重说道。而仅拿日本举例,日本允许他国劳动力在日本工作3年,工资达到每月12万到2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每月8000到1万元。扣除生活成本,3年来可望给家庭带来25万到30万元纯收入。“这对于中西部的贫困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将有效改善整个家庭的贫困状况。”

脱贫,可持续

虽然出国劳务早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群众创业增收的重要渠道,而对于人力资源丰富、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而言,相对来说还是空白。

面对这样的现状,中国扶贫开

发协会的“启程计划”应运而生。主要通过两种形式开展。一个是由地方政府、合作机构等组织推荐社会青年参与项目,对于初中毕业学员,参加国内实训过程中,协会将选择合作学校,为其提供继续接受中专学历教育的机会。另一个是建立“启程计划”爱心学校,与地方职业学校采用联合办学的方式培养学员,实施基地提供师资和必要的教学设备资助爱心学校办学。

2013年开始设计,2014年开始执行,经过两年多时间的推广,“启程计划”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在贵州、四川、重庆、山西等地建立了40多所“启程计划”爱心学校,培养了1000多名学员,并已向日本等国家输送了近数百名研修人员。

2015年年底,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开始搭建关于“启程计划”的互联网平台,并由北京启程远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承办具体工作。“我们希望为解决人才对接的问题的基础上,做两个更有意义的事情,一个是规范劳务输出行业,促进整个行业健康发展;另一个就是帮助中国劳动力提升国际竞争力,帮助中西部更好地做到可持续脱贫。”同为北京启程远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的龙子庄说道。

通过互联网平台,专门针对“启程计划”这个群体的“启程人”,引入并开设在线课程,让他们有机会真正享受和发达地区孩子们同样的学习机会,是中国扶贫开发协会搭建“启程计划”互联网平台的目标。

“除此之外,我们还想从思想精神上给他们做一些引导,我们会建立

启程自强社这样的互助组织,让他们自己去学习讨论。”龙子庄说道,“成为启程人,不仅仅是告诉他未来可能有机会出国,而且是要让他认识到,我们正在给你创造一个机会,是人生发展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机会。这样的话,他在出国以后就不仅仅像一个机械的工人一样,比如上班的时候,做好食品包装,下班的时候就吃饭睡觉了,而是真正在这个过程中用心去学习,去思考,看看别人是如何管理的,观察和学习其他可以学到的东西。三年下来,启程人的心智和能力将会大大提升,回国以后,一方面再就业的竞争力更强了,另一方面也可以找到一些创业的机会。”

“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启程人可持续地就业,可持续地创业,带动更多的人脱贫。一个人出去,不仅可以带动一家人脱贫,还能解决一个地区的可持续脱贫。”蒋任重说道,他对此抱有信心。

因“赴日本做研修生,归国成企业家”的案例实在太多了。出国前是服装厂一名普通缝缝工的徐海银在赴日本瀬户内服装协同组合研修了三年后,利用自己在日本积累的资金和生产管理经验,回国创办了属于自己的企业,并且和其在日本研修的企业建立了合作,扩大了规模,成立了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企业。

“创造25万~30万元纯收入,实现人生理想!”“让中西部青年转变留守的思想,重燃梦想,让家人放心,让人生焕然一新!”

2016年的夏至,来到北京的詹小美看着宣传册《启程人·助你人生起飞》上的广告语,偶像水木年华的合照,还有上面众多和她站在一样的起点最终走向成功的案例,她的内心燃起了新的希望。她知道,从这里,她马上也要启程。

摘自《小康》2016年7月下

细说孙中山家族

沈飞德

43.失去了一双儿女

不久,孙婉迎来的并不是朝思暮想的丈夫王伯秋,而是他的弟弟王仲钧(生前曾是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原来,王伯秋的母亲虽然竭力反对儿子和孙婉的婚事,但她想到长孙王建寅夭折,儿子和孙婉的一双儿女毕竟是王家的后代,很想看看孙女、孙子。这时,王伯秋已决定和孙婉分手,觉得自己有负孙婉,无颜再回上海向孙婉要儿女。于是,王母只好叫供职于南京江苏省立通俗教育馆的次子王仲钧去上海。

考虑到王弘之尚在襁褓中,王仲钧带着奶妈到上海找孙婉。当他前去孙科家求见嫂嫂孙婉时,没想到遭到孙家的拒绝。正当王仲钧愁眉不展时,幸亏随行的奶妈机灵,她建议王仲钧直接写信给孙婉。为了不负母望,顺利将侄女、侄儿带回南京,王仲钧在信中对嫂嫂孙婉连哄带骗地说:“老太太想看看两个孩子,叫我去上海带他们去南京。如果老太太高兴了,就会同意你去南京和哥哥团聚的。”这一招果真灵验。没几天,王仲钧就收到了孙婉的复信,同意他的想法,并约时前往孙家见面。

那天,王仲钧带着奶妈前往孙家。在客厅里,当孙婉见到王仲钧和奶妈时,不禁失声伤心地哭了起来。看着亲生骨肉要离开自己,孙婉实在舍不得啊!她向王仲钧提出,可否随她一起把儿女送到南京。王仲钧自然不希望她去南京,赶紧劝慰道:“我先带姐弟俩回去,让老太太看看,她心里欢喜了,就会接受你。你放心好了。”天真善良的孙婉只希望能早日与丈夫团聚,听了王仲钧的一席话,感到很有道理,就不再坚持己见。但此时她不知是喜还是悲,含着泪水将儿女交给王仲钧,一双明眸中充满了信任和期待。这时,王缵惠刚三岁,正在咿呀学语,王弘之才几个月。

王伯秋原配夫人李澄湘对丈夫与孙婉的婚姻一直被蒙在鼓里,连婆婆派王仲钧赴上海领回王弘之姐弟俩的事,她也全然不知。老太太为了不让媳妇李澄湘了解事情的真相,煞

费苦心,把王弘之姐弟俩寄养在外。但两个孩子毕竟太小,寄养在外实在照顾不便,更重要的是,老太太自从第一次见到姐弟俩后,就十分怜爱,希望能天天看到他俩。怎么办呢?当时王仲钧与妻赵兴华结婚数年,一直没有生育,老太太征得大儿子王伯秋的同意,就与王仲钧夫妇商量,由他们将王弘之姐弟俩领回家,谎称是朋友赴美留学,不便抚养,就将儿女送给了他们。这样,王弘之姐弟俩,才“名正言顺”进了王家。

再说自从王弘之姐弟俩去南京后,孙婉独自在上海期待佳音的到来,企盼丈夫来上海接她,与儿女团聚。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南京杳无音信。孙婉度日如年,渐渐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碍于自己的身份和父亲孙中山的威严,孙婉不敢贸然去南京找丈夫和儿女,她只能用写信来抒发自己对丈夫的恩爱和对骨肉思念之情。她几乎天天写信,仍怀着一丝希望。开始,王伯秋还复信,向孙婉解释自己的无奈和愧疚,但后来不仅不回信,干脆连信也不看了。孙婉在上海苦等丈夫毫无希望,不久便带着无限的忧伤去澳门侍奉母亲卢慕贞了。这年,她才24岁。

1921年3月19日,孙婉与戴恩赛在澳门结婚。当时孙中山忙于奔波国事,无暇顾及女儿的婚礼,嘱儿子孙科操办妹妹的终身大事并主持婚礼,还请爱妻宋庆龄送上不薄的“嫁妆”表示祝福。3月11日,宋庆龄以母亲的身份给女儿孙婉写了祝福信,信中说:“你父亲和我很高兴,听说你们的婚礼即将在澳门举行。希望你们将会十分幸福,寄给你礼金四千元,或者,如你父亲所说,这是你的‘嫁妆’。”

3月28日,上海《民国日报》有题为《孙中山嫁女俭朴》的新闻报道,报道说:“孙中山之女公子(孙婉)于本月19日在澳门与美国留学毕业之博士戴某(恩赛)行结婚礼。孙中山因取俭朴,故事前绝未告诸亲友,事后知者亦极少。婚礼由孙科赴澳门料理一切,21日即已返广州。孙中山在广州未赴婚礼,可见孙中山俭德可风。”孙中山一向廉洁奉公,对于女儿的婚事也不予张扬,令人敬佩。据称,那天孙中山突然通知一些部属去吃饭,人到齐后,他才向大家宣布:“这次请大家来吃个便饭,是因为我女儿孙婉和戴恩赛博士结婚,事先未有通知大家,以免赠送礼物。”

4.看戏没有一点意思

那时候还是十月份,西北风还没开始刮。结果,我是穿了我娘的一件浅格子的棉袄罩衫,我娘的一条咖啡色的裤子往上卷了两截,又穿了一双只在过年时才穿的半新旧的蚌壳棉鞋,晃荡晃荡去看戏的。

在此之前,小皮匠和我都没进过大戏院。可以说,同和里整条弄堂的人都没进过大戏院。连电影院我也进过没几回,也就数得清的那几回,除了学校里的包场,还有一回就是和毛头一早去西海电影院,一看早上七点钟的早场。头一天晚上都不敢怎么睡,就怕一早醒过来,那边电影已经开场了。

走过南京西路仙乐书场门口,我看到阿苗和阿花兄妹俩坐在地上,兄妹俩面色焦黄,百无聊赖。妹妹阿花在堆树叶玩,哥哥阿苗在用小子扔苍蝇,一掷一个准,地上已经有一摊死苍蝇,战果显赫。阿苗惊奇地看着我和小皮匠。阿花笑着叫了我一声“大耳朵哥哥”,张开五个手指。我会心地一笑,他们苦苦期待的那个日子还有五天。我笑着朝这两个朋友挥了挥手,昂首挺胸地走了过去。

平生第一次,我觉得给小皮匠当儿子,十分骄傲,自豪。这一次,我不是被他拎着耳朵在痛打,而是和他并排走在一起去看戏,这种感觉太美妙了。那些给在酱油店点心店煤球店五金店里做的人当儿子的,那些给摆摊香烟摊葱姜摊弹棉花刮鱼鳞的人当儿子的,能有我这样好的福气吗?

我看戏去喽。

我们至少比其他来看戏的人早到了一个小时,然后看着福州路上的路灯一盏盏亮起来,看着“天蟾舞台”这四个字的霓虹灯啪的一亮起来。等到坐到剧场里的时候,我感到刚才吃下去的泡饭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更加要命的是,小便很急。我不敢走开,我怕一走开戏就开始了。小皮匠在剧场里走来走去,碌头碌脑地看,新奇得不得了。

好不容易开演的铃声响了,锣鼓敲起来了,大幕也拉开了。人一个个走到台上,都穿得花团锦簇,走上来看看没什么事,摇摇头又走下去,隔了一会又走上来。有几个人坐

着说话,也不好说,扯着喉咙说,尖着嗓子说,说的是什么一句也听不懂。其中一个穿红袍戴着假胡须的男人,说话的腔调就像住在十七号里的那个“太监”,声音特别刺耳,就像用钢精调羹刮着钢精饭盒发出来的声音,让你浑身发痒,发冷,发毛,发抖。好像是为了什么事,没谈拢,其中一个大花脸气呼呼地走了。红袍便开始唱,装模作样地唱,每一句的音调都拖得很长,唱得你一点耐心也没有了。总算看到他站起来,走到台的另一边。我以为他要下去了,谁知他换了个地方继续唱。我猜想,看戏的人一定都很恨他。

我算是明白了,看戏其实一点意思都没有,如果你还憋着一泡尿的话,那就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事了。锣鼓又敲起来了,越敲越急,每一记都好像敲在我的小肚皮上面,我只好把两条腿夹紧,夹得死死的。我旁边的那个女人在吃面包,面包的香味一阵阵传过来。那只面包很蓬松,很吸水,我希望她能掰一大块给我吃,吃下去吸吸水,缓解一下。

我已经顾不上台上在演什么了,每时每刻都在挣扎,前俯后仰,两条腿轮番地绞来绞去,一秒钟也不停。大概是我的动作幅度太大了,闹出的动静太大了,前后左右都有人朝我看。我旁边的那个女人不断地用眼睛白我,嘴里还喷、喷、喷。只有小皮匠木知木觉,张着嘴巴专注地看着台上,喜不自胜。

幕间休息的时候一到,我一脚蹒上邻座女人的白皮鞋,第一个冲到厕所。

回去的时候,发现白皮鞋和她老公换了个位子。我挤进去的时候,两个人都把脚躲得远远的。白皮鞋的老公一直用憎恨厌恶的目光上下打量我,想哪里冒出来一个奇装异服的小孩。我探过身子去看白皮鞋,看了好几次,看那只面包还在不在。后面的时光变得快乐多了,我不光看台上的演出,还看台下的各式各样的人,还钻到椅子底下去,居然让我捡到了一粒水果硬糖,当场就剥了塞进嘴里。小皮匠也放松了,上半场他还畏畏缩缩有点放不开手脚,别人叫好他也不敢跟着一起叫,现在经过热身,他的状态上来了。

也活该那个长靠武生倒霉了。

同和里



王承志